

学术专论 ·

# 科学和技术：天使抑或魔鬼？（十一）

## 关于技术理性及其批判的几点思考

巨乃岐 邢润川

(山西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山西太原 030006)

技术理性是一种特殊的、综合的和典型的理性形式。一方面,技术理性是基于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的人类理性,是一种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追求物质目标、满足物质需求是技术理性的永恒的和第一的旨趣。技术理性的这种旨趣标志着人的一种敞开状态,标志着人与自然的“交往”和主客体的统一。另一方面,技术理性并不追求单纯的手段或目的,而是把社会合意性、科学合理性、自然必然性整合到手段有效性中去,它既追求功效又内含目的,既追求物质手段又关涉知识储备,既基于自然又面向社会,既表现自然必然性又实现主体目的性,既追求理想讲究效率又注重条件善于妥协。因此,从其实质看,技术理性是人类多种理性的某种合取,是一种追求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和条件性的人类智慧和能力,是客观理性与主体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科学理性与经验理性的某种统一,是不断发展着的具有综合性、整合性和开放性的一种实践理性。<sup>[1]</sup>再一方面,技术理性又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理性和核心理性,是贯穿人类实践活动始终的最基本的理性形式,也是人之为人、社会之为社会、实践之为实践的典型特征和根本标志。

技术理性在近现代的迅速发展及其社会化、普遍化,显示出了其巨大的社会功能,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负效应,因此也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笔者认为,技术理性批判应坚持正确的道路。

1、正确理解技术理性,把技术理性与其构成要素区别开来。技术理性作为一种追求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条件性的人类智慧和能力,它本身并不是人类理性发展的孤立形态,而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主体理性与客观理性、科学理性与经验理性的某种合取。既高度统一、高度整合又非常具体并历史地发展着,这是技术理性的显著特征。就是说,技术实践既是技术设计—技术发明—技术生产—技术使用的完整结构,也是它的具体阶段和环节。正由于此,在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主体那里,技术理性的运用、发挥和体现并不相同:技术专家看重的是先进性、可行性,消费者看重的是有效性、实用性,企业家看重的是效益性等等。因此,既不能离开技术的具体实践抽象地理解技术理性,也不能将技术理性的不同表现、不同侧面当作技术理性的全部。技术工具主义无视技术的价值理性而只看到工具理性;技术自主论无视技术的主体理性,把技术的必然性、强制性绝对化;技术超越论无视技术理性的经验和生活内容,把科学理性推到极端……这些都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事实上,技术理性既追求手段的科学合理性,也追求目的的社会合意性,既以客观理性为其前提基础,又以主体理性、价值理性为其终极指归,既以科学理性为其构思指导,又以经验理性为其创成条件。<sup>[2]</sup>

2、技术理性批判是对技术理性的片面发展的批判,而不是对它的一般批判,更不是对它的简单否定和抛弃。技术理性的片面发展,就是技术理性的结构失调,就是技术理性的单方面发展、单要素膨胀。技术理性批判是对技术理性片面发展的批判,是对技术理性结构失调而导致的技术理性的畸形发展的批判。它呼唤技术理性自身的全面性、丰富性、协调性,呼唤合理地建构适应时代发展的技术理性结构。技术理性的片面发展表现在其内部,就是价值理性、主体理性和经验理性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其他方面。因此,对技术的理性批判首先要做的是,科学认识技术理性的内涵,强化技术理性的人文丰度,重建技术理性的合理结构,突出技

术理性中的价值、主体和经验方面,使其与工具理性、客观理性和科学理性相互协调、互动发展。

3、技术理性的完善与建构应在技术与人文、技术与道德的互动中展开。技术理性的片面发展从其外部或更大范围看,则是技术与人文、技术与道德的关系失调问题。启蒙运动以来,人的主体理性得到了弘扬和发展,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极大发挥,以致于出现了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等极端情况。究其实质,这是技术与人文、技术与道德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是技术与人文和道德的一种分离现象。一方面,技术发展先于人文和道德的发展,技术发展过程失去了具有现实必然性的人文与道德的规约;另一方面,人文与道德的发展滞后于技术的发展,失去了具有现实必然性的技术发展的支持。前者意味着技术发展的失控,后者意味着人文与道德本身的某些内容已经过时。因此,解决技术与人文和道德的关系问题时,不能单方面地、一味地批判技术,而应该从两方面分析反思。事实上,当今技术发展的诸多问题,就是这两方面问题的综合表现。一方面,技术毁灭人的生存条件的能力越来越强,技术的失控问题越来越严重,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核军事竞赛、网络黑客与病毒等都是证明。这表明,对技术的人文和道德规约十分紧迫。另一方面,由于人文与道德的滞后发展,来自多方面的传统势力与保守意识,使技术发展也遭遇到不少重大障碍和困难。生物技术、克隆技术、空间技术、核技术等都受到多方面的实际上的阻碍和冲击。这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反思技术,也要反思人文与道德。总之,技术不能没有人文的意蕴和支持,不能没有道德的规范和制约;反过来,道德也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人文更需要时代精神的浸润,需要注入时代内容。技术理性的完善与建构应在技术与人文和道德的互动中展开。

4、科学地理解技术理性必须辩证地理解技术实践的二重性特征。首先,技术活动是手段与目的的矛盾统一体。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就此而言,技术不是目的,技术是为人服务的。但是,另一方面,要使技术成为技术、成为手段,首先就必须使手段目的化。没有手段与目的的这样一种易位,任何技术在事实上都是创造不出来的,技术为人服务也就只是一句空话。从这种意义上讲,技术不是手段,人先得为技术服务。可以说,手段的目的化是技术活动的崇高使命,是技术成为技术,因而也是人成为人的根本保证,是技术实践的首要主题。技术是人生活的根本手段,也是最有效的手段,人类因此也把最多的人力和精力投入技术活动。说现代技术是统治人的“座架”,人成了技术的奴仆等等,这表明,技术在现代发挥着无与伦比的重大作用,技术给予人的越多,人给予技术的当然也越多,人受到技术的制约也就越大。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辩证法,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由于受到技术的越来越多的制约而简单地诅咒技术,主张放弃技术、拒绝技术,这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技术活动是正效应与负效应的矛盾统一体。技术活动是追求价值的过程,但任何价值的实现都必然伴随有负价值的出现。只有正效应而无负效应的技术是不存在的。技术活动利弊相伴、正负相随的二重性是技术活动内在的自然必然性,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与绝望的技术悲观主义都只看到技术效应一个方面而没有看到另一个方面,因而都是错误的,在技术的发展上一味前进或因噎废食都是片面的、不可取的。正确的做法是,要不断地提高技术理性的水准和丰度,做到有计划、有控制地增长,<sup>[3]</sup>全面权衡正负效应之间的关系,既打破自然平衡又积极建设新的平衡,既做自然界的消费者,又做自然界的建设者,合理地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能变换。

再次,技术活动作为人获得解放、借以发展和争取自由的手段和条件,又是片面与全面、相对与绝对的矛盾统一体。技术的根本目标是把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技术活动的终极目标,也是体现在技术理性中的价值理性与主体理性的基本旨趣。然而,人通过技术的发展又总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从理论上讲,借助于技术,人们每一次所能实现的发展总是有限的,所能满足的需要也是特殊的,所能实现的自由也是个别的。实现了这一方面的发展,就要牺牲另一方面的发展,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发展总是有限的、历史的和阶段性的,而不可能是全面的、至善至美的。全面发展或完全自由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而不是一种现实状态。它只存在于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总趋势中,而不是一种完成状态或定时实现。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这样。因此,绝对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就人的不断发展而言,从总体上和总的趋势上看,无论对于个人还是人类,发展与自由总的说来是不断增加的,是向全面自由的发展的方向前进的。技术史表明,借助于技术,人类从古到今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解放,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自由,虽然在每一次都是具体的和有限的,但从发展的趋势和前景上看,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技术确实是人类获得解放、借以发展和争取自由的有效手段。

## 〔参 考 文 献〕

- 〔1〕 巨乃岐. 试论技术的理性价值〔J〕. 东北大学学报, 2004(5), 321 - 324.
- 〔2〕 巨乃岐. 试论技术价值的“双螺旋结构”〔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4(5), 75 - 79.
- 〔3〕 巨乃岐, 邢润川. 技术思想与技术批判的现代考量〔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4(4), 61 - 66.

# 语境话语: 科学技术异化的批判

张弘政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传统的认识论认为,科学知识是用简单明了的不带主观性的程序得到的一组被证明是真的命题,评价科学知识就是要对科学的真理性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传统认识论认为科学是中立的,并不负载价值。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科学在社会中的功用逐步得以发挥,尤其是科学的生产力功能彰显出来。而科学发展到当前,尤其是现代“大科学”的发展,科学与技术融为一体,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科学也逐渐展现出人性化、美学化、生态化、意识形态化的特征。与之相对应,科学更加明显地呈现出多元功能。

科技的社会应用具有“天使”性与“魔鬼”性两种潜质。

科学的多重功能在东西方社会得以展现的程度有很大差异。虽然“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1〕, p. 4)但一般而言是指社会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带动下,经济基础、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逐步脱离传统社会的发展过程。(〔2〕, p. 329)概括来说,现代化的特征是经济工业化与信息化、政治民主化、精神理性化三个层次的综合互动过程。在每一个层次的内容中,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促进和推动。近代以来,当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于科学功能的发挥使其纷纷迅速完成现代化的进程,并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时,我们却还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去完成至今也远未完成的工业化目标。对科技的批判也只是一种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后期或现代之后的语境话语,并不具有全球适用的性质。中国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跳跃式发展战略,也恰恰印证了我们的巨大差距。因此,在批判科技异化以揭示科技的天使或魔鬼性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语境的差异。对于科学技术是天使或魔鬼的争论我们必须坚持一种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

异化是与人的社会生产实践发展阶段相联系的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观。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异化”是以德文名词 *Entfremdung* 和 *Entfremden* 表示的,其词源可溯至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中(由 *alloisis* 一词转化而来)。其后,异化理论经历了中世纪的神学形态(神性异化论),近代社会契约论形态(从克劳修斯到洛克、卢梭集大成)和 19 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形态(经过费希特、费尔巴哈尤其是黑格尔的进一步阐发,将异化理论纳入思辨领域并充分发挥,使其获得抽象的哲学意义)。<sup>〔3〕</sup>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理论的继承和扬弃,赋予“异化”以劳动异化为主的新内容。

科技异化的产生既与科学自身发展的缺陷有关,也有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文化的原因,更有不合理的制度与体制设定因素所造成的对人的压迫。科技作为手段体现着其本身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这种以自然属性为基础的工具性是用来为人们应用科技的多种多样的目的服务的。这就使作为社会建制的科技发展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诸多因素的影响。马尔库塞就说:“面对着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点,技术‘中立’的传统观念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不能把技术本身同它的用处孤立开来;技术的社会是一个统治体系,它已在技术的概念和构造中起作用。”<sup>〔4〕</sup>

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的进步强化了对工人的奴役时,透过物(科学技术)对人的统治,进一步揭示人对人的统治,把批判引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分析科技发展中产生的负面效应和消极后果问题上,不能忽视导致这种结果产生的社会因素,而将批判的矛头仅仅指向科学技术本身。马克思曾说过:“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5〕, p. 21)居里夫人也说过,科学无罪,罪在于滥用科学。因此,如何建立一种有效的调控机制,最大限度地消除科技的负面效应,防止科